

忏悔录

● 林惠子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44444444

~~Wigshaus~~
TOKYO

林惠子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瞿洪斌

封面设计:王玉辉

忏悔梦

林惠子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编:650011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170000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222-02112-4/I·573 定价:14.80元

第一章

东京，这座繁华而富贵的新型都市，白天是一架永不停息的机器：忙碌、紧张，无声地在一幢幢摩天大楼内进行运转着；坐在大楼内一个个穿着西装的公务员们，像机器人似地坐在电脑机前操作着，他们忙得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有时候是二十四小时运转着。这似乎太夸张了吧？然而，最近的一首新歌《公务员的二十四小时》，引起了日本国民的共鸣，人们在卡拉 OK 屏幕前兴奋地唱着，自嘲地笑着、喝彩着……

夜的东京，是一个喧闹的灯红酒绿之地。站在街头的男扮女装们，娇柔造作的勾引着男人；色情场所门外的 BOY 笑脸迎客。近来生意不好，传闻银座一位陪酒女，死于爱滋病，生前曾与一百五十个日本男人同床过。多么可怕，东京人可不想死于爱滋病。玩归玩，性命要紧。尽管如此，东京的霓虹灯仍闪烁到天亮。

人需要发泄。白天太紧张了，下班是属于自己的世界。六本木、赤坂、新宿是人们尽情享受之地。少男少女们毫无拘束地手拉着手逛马路，当他们看见著名歌手、演员走进一家高级俱乐部时，他们高兴得像发了狂似地喊叫着、欢呼

着，互相拥抱着，流着泪。年老的长辈们看到这情景，无奈地摇了摇头：现代的日本青年没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只崇拜别人，没有自己的思想。

东京最清静的是早晨。但乌鸦呱呱地叫着，啄着人们堆放的垃圾。高速公路上空是它们的世界，日本人虽然讨厌乌鸦，可也没办法。这狭小的岛国，乌鸦与人共存，才能够保持生态平衡；樱花盛开的季节倒是令人心醉，层层樱花似粉红色的云海将人融入在一片恬静、柔和的气氛中，这是东京人的骄傲，也是日本独特的优美风景。

谁能在清晨早早起床，站在庭院里练习中国太极拳，他一定是个悠闲的贵族。是的，川田先生是个悠闲的东京贵族，他不像其它公司的老板干了几十年，仍忙碌着公务；也不用整天周旋于酒店、高尔夫球场去应酬客人们；也不像好色的老板，将这些辛苦钱财抛之于情妇的怀抱；更不会像一般的公务员，为添一辆汽车，买一套公寓而省吃俭用一辈子。

最近，政界的头脑忙于讨论着如何改革自民党，声嘶力地发表演说；黑社会的头目忙乱着如何将他们的财产转移到别的公司，因为最近政府公布黑社会不能设立公司。日本近来经济不景气，人们都有些担心。

可川田先生却无忧无虑，他有用不完的财产、显赫的地位，东京的富贵太太、名门淑女都想巴结他，遗憾的是他没有结过婚。可是他有个怪癖，偏偏不喜欢女人，对女人是不苟言笑，像个古怪的老夫子，不过身边却有个才貌双全、未婚的芳子小姐陪伴着他。

近来川田久治不愈的老毛病又犯了，在一瞬间头晕眼花时，又出现了那一片血红的夕阳贴在天际的边缘上，慢慢地往下沉去；猛地一下，血红的夕阳不见了；只见天地间横竖着一棵光秃秃的老榆树，一只乌鸦在树上停留着，树下是一个长满了枯草隆起的坟；坟前有一块石碑，前面供放着一只日本“人偶”……

这一幕幕是川田晕眩时，闭上眼睛出现的，每次都是这样。几十秒钟过后，画面消失了。东京有名的外科大夫说，这是神经潜意识记忆复现症。人生中最深刻难忘的一幕会像电脑软件似的储藏在记忆中，这台电脑时常会突然发生短路，跳出你并不需要的信息。

老毛病每次复发后，川田先生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书房里，不知抽了多少支烟。直到芳子小姐轻轻地打开门，叫他用餐，他才慢慢地站立起来，拿起一根雕刻着龙头的红木拐杖，在芳子小姐的搀扶下，慢慢地走出书房。

开车去东京有名的丸内大楼。大楼建造很早，约在一百多年前。设计者是川田的祖父，东京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昭和年代因设计东京车站荣获日本国民奖。他买下了丸内大楼的二楼整个楼面，高价出租给三和药品公司，每月租金一千万日元，那是几十年前的租金。由于是老客房租价一直未涨，光这些钱川田都用不完。

而且他自己还开了一家电脑公司。在这幢大楼里，所有公司的职员、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和警卫没有一个不认识川田先生的。他身体好的时候做完太极拳，六点钟左右坐着芳子小姐驾驶的“奔驰”来到一楼的咖啡馆，喝上一杯清淡咖

啡，再要上两片面包、一个煮得半熟的鸡蛋，早饭每天如此；中午在三楼的中华料理店吃一碗广东拉面或定食。

晚上有时在地下室的居酒屋喝上几杯清酒，唱上几首老歌：《北国之春》、《拉网小调》；约十点左右，由芳子小姐陪他回来。

每年、每月如此，他对这幢大楼的一切既没有什么新鲜感又不厌倦。然而，在这几个月里，川田先生觉得这幢古板的大楼变了，变得富有生气和活力。他自己也变了，每天早晨总有些急迫地、像约了恋人一般急促不安地坐上轿车。现在要比以前提前十分钟到咖啡馆。

当他跨进这幢几十年与他共存的大厦正门时，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五十年前那青春风华的时代。他穿着军服，佩着战刀，英俊威武的模样。年青时，够得上是个美男子。他出生于九州鹿儿岛，那儿的男子个个浓眉大眼，双目炯炯有神，据说那里的祖先是来自中国过来的。

这幢大厦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吸引了他？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姑娘，使他返老还童。川田先生可不是一个好色的老头，他是日本人中少有的“清教徒”。他对女人不感兴趣，更不去玩女人。同辈者在背后开玩笑的说他是“中国的和尚”，也有人说他以前在中国妓女玩够了，性欲衰退了。

可是谁也不知到他为何终身不娶？他也从来未向任何人谈起他年轻时的风流韵事。总之，这是个谜！这个谜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东京有名的神经科医生。医生讲信誉，决不可以将病人的隐私说出来。除此以外，只有随身伺候他几十年的芳子小姐略知一点。

今天川田先生在自己院内的温泉池中泡了十分钟，芳子小姐拿来了会客穿的意大利西装，等候在客厅内。川田先生每天习惯喝上一杯绿茶，看十分钟朝日新闻，然后出门。这阵子，他每天看新闻时总是情不自禁地问芳子：“车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芳子彬彬有礼地回答着。

芳子今年五十岁，看上去才三十岁左右。至今是独身，每星期去一次银座美容院按摩面容，去“桑雾那”玩一天。她使用的化妆品都是法国的“香乃茹”系列产品。每道化妆都是经过专门美容师按照她的皮肤来选择的。化好妆，穿上意大利套装，是个能够吸引所有男人的少妇。

围在她身边的男人太多了，可奇怪的是她没看中任何一个。川田不由责备她：“快找一个吧！年纪大了，可做不成新娘了。”芳子微微一笑：“我要一辈子伺候你，我走了，你不就寂寞了吗？”

川田笑笑，歉意而慈爱地拍了拍芳子的手。川田先生喝完了绿茶，穿上了西装，在芳子的携扶下，坐上了奔驰轿车。

“两天没去了，那位苏州姑娘的病不知怎么样了？也够可怜的，那么年轻出远门”。川田对芳子说：“看到她，我常常想起以前去中国的情景，真是不应该打仗的。那时我才二十几岁，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当时只知道为祖国而战，可是到了那里，看见死了许多老百姓，心想：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有一次进村庄，看见一个小孩爬在被炸死的母亲身边痛哭。我看见了心里很难过，我想起了母亲，如果我战死了，她会多伤心……”川田深深地叹息道。

“过去的事忘记吧，总是想着，心情会不好的。”芳子安慰道。

“怎么也忘记不了，现在想起来，我们欠他们太多了。中国人心胸那么宽阔，还将日本孤儿领养大，我这辈子也……”川田顿时收住了话尾。

芳子小姐从后视镜里看到川田低垂着头，她不由为之奇怪。第一次听到川田如此动情地说起往事。“你在那边爱过一个姑娘？”芳子问道。

“不，没有……”川田突然醒悟了什么，他连忙摇了摇头。轿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着。芳子熟练地驾驶着车，然而，她不时地从后视镜中偷觑地瞟了几眼，她看到川田阴沉而忧郁的面庞。

今天怎么啦？川田很少有这样的表情。不到十分钟，轿车已开到丸内大厦前的车库内，芳子小心翼翼地扶着川田下了车，不断地关照着“小心”。

他们刚推开旋转的大门，里面就传来了连续不断亲切的声音“欢迎，欢迎，这里坐”，店长疾步走来，弯着腰点着头，展开手臂，做了个请的姿式。侍者连忙递来了毛巾，冰水。“怎么……”川田刚坐稳，便环顾了一周，“今天小青没来？”

“今天请假，听说感冒还没好。”店长恭敬地说：“刚才来电话，说发高烧，躺了两天了。”

“噢，是吗……”川田不安地问道。

“不要紧，最近感冒流行。”芳子安慰道。侍者端上一杯咖啡和红茶，不用问，这是惯例。

川田不安地点点头，慢慢地喝着咖啡，仿佛思考着什么。他才吃了一口面包，便放下了。他每次都习惯地在桌上放上一千日元作为小费，十几年来，天天如此，一顿早餐才五百八十日元，可小费要给一千日元，所以店里的伙计对他格外殷勤。今天剩下大半杯咖啡，他便起身拿起了拐杖。

“走好、走好，谢谢……”店长急忙走过来。店里响起了连续不断的“谢谢”声。川田却不像往常一般微笑着说声“谢谢”，他低垂着头慢慢地迈出了大门。

“您怎么啦？不舒服吗？”芳子柔情地问。

“没什么，没什么……”

芳子小姐机灵的脑子一转，马上接口说：“我去问店长，范青住在哪里？”

“干什么？”“我们去看她，一个人很可怜的，生病了又没有人去看望她”。

“是啊……去看看也好，不知方便吗？”川田问道。

“不要紧，我陪你一起去，你等会儿，我去向店长要地址”。芳子飞快地转回咖啡店。不一会儿，她满面春风地拿了一张纸条递给川田先生，“住在练马区，太田庄 101 室，我们马上开车去，对了，买一束鲜花送去，再买些水果……”

“好，按你的办。”川田顿时来了精神，他禁不住喜悦，笑咪咪地对芳子说。

“叔叔想什么我早就知道了”芳子得意地说道。

芳子就在大厦内的鲜花店里买好了一束玫瑰花和几个装在盒子里的哈密瓜。他们坐上车，直开练马区。

这里以前是乡村，只有一条小河和几条街道。如今虽说在车站前建了商店街，盖起了大楼，但不能与银座、赤阪相比。狭小的街道旁，仍有许多破旧的几十年前盖的和式木结构房，这些房屋的主人不愿意将土地出卖，又盖不起新楼房，只能将就居住。

汽车绕过弯弯曲曲的小路，开到一个斜坡旁停了下来。在二幢新的别墅中间夹着一幢破旧的小木房，那么可怜地被挤在中间，院子里一扇发黑的小门斜开着，门牌上写着练马区大泉太田庄 101 号。

“是这里，小心点。”芳子扶着川田小心地下了台阶。“吱”地推开了小门，院子里堆放着几只垃圾袋，一条麻绳吊着几件花衬衫和短裤。

他们走上台阶，看到左边门上写着 101 室，芳子敲了一下门，里面没有声音。

“有人吗？”里面仍没有声音，芳子与川田俩人默默地站着，好半天没有开门。芳子推了下门，门没锁，芳子轻轻地走了进去，呼道：“范青——”没人回答。

芳子推开门，不由得皱了眉，里面一股霉味真难闻。她看到里面窗帘挂着，榻榻咪上铺着两条被子。靠近墙壁的一边，有个人在呻吟。她看到门前一双范青每天穿的白色旅游鞋，她连忙脱下了鞋，走进了屋内。

只见范青躺在被窝里，痛苦地呻吟着。“范青，你怎么啦？”芳子看到面色枯黄、双目紧闭的范青，她不由着急起来。

“外婆……外婆……”范青说着胡话。

“好象发高烧了？”芳子摸着范青的额头，“怎么办，要不要叫救护车送医院？”川田先生焦急地问。

“是感冒发高烧，不要紧，打一针退烧针就会好的。”

“那叫藤野医生来一趟吧，真可怜，一个人孤伶伶地躺在这儿。”川田看到六帖的榻榻咪铺着两条被，还没有叠好；一张方桌上堆放着吃剩的面包和牛奶；房间里空荡荡的，没什么家具，一只电冰箱横在房门前，一只小半导体放在枕头边上，还有一叠日语书籍。

芳子出去打电话叫川田的私人医生，川田一个人呆呆地站立着，喃喃自语：“可怜，可怜……”范青翻了个身，川田赶忙跪在榻榻咪上。“醒了，你醒了……”

范青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谁，川田先生，你怎么来了？”她想挣扎着坐起来，可身体又沉重地倒了下去。“躺下，躺下，今天我们去咖啡店，店长说你生病已经三天了，我和芳子特意赶来看你。”

“芳子小姐呢？”

“她打电话叫我的私人医生去了。”

“谢谢，谢谢。”范青干裂的嘴唇蠕动着，眼泪在眼眶里滚动着。

“别难过，一个人在异乡很艰苦，我知道。不要紧，有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帮助你的”川田象慈父般地安慰着范青，他帮范青盖严了被子，将带来的礼物放在桌上。

“给你带来些水果、糕点，这束花插在花瓶里吧？”川田拿着玫瑰花不知如何是好。屋里没有一个可以插花的东西。“对了，刷牙杯可以插。”川田走到厨房，从窗台上拿下一只

大口的搪瓷杯，将花插了进去，放在桌子中央。顿时，这间昏暗狭小的小屋里有了一点生气。

范青也露出了微笑。芳子从外面进来：“不巧，他出诊去了，我叫助手告诉他，回来后就来这里。”

“谢谢，真对不起，我倒水给你们喝……”范青欲爬起来。

“不要客气，你吃饭怎么办？”川田关切地问。

“同学上午上班去了，中午回来下点面，晚上我自己爬起来热热吃。”

“就是这面吗？”芳子打开放在小桌子上的一个锅，里面是早晨下的面，放着一个鸡蛋。由于屋里闷，已经有点儿味了。

“不能吃了，这样吧，外面有家中华料理店，叫他们每天送来，饭费一个月后转到公司来。”川田关照芳子。

“好吧，等一会儿我去办理。”

“不要，这太麻烦了，我自己能爬起来做，太麻烦你们了……”

川田看墙上贴着许多照片，“这是你家里人吧？”川田指着一张俩人合影的照片。

“那是外婆，今年七十岁了。”

“你外婆还健在？”川田先生感到有点面熟，那双细眯着微笑的眼睛很慈祥，年轻时一定是个中国美人。

“可是她反对我来日本留学。”

“为什么？”川田问。

“她不喜欢日本，最讨厌日本人。对不起，她在战争中

看到死了许多人……所以不喜欢日本，我一个人在国外，她不放心的。可我写信告诉家里，说这里很好，有许多热心的日本人帮助我。”

“是啊，过去是不应该，我也去过你们中国，当时大学没毕业，被征兵去的。在横滨坐上了去大连的轮船，我母亲抱着我，哭着，叫我早些回来……可我回来后，母亲已经去世了……”

川田说起往事，总是很忏悔。此时他看照片上与他年龄相仿的老人，突然，他发现那对眼睛变了，仿佛正愤怒地看着他，那双凤眼似乎在哪儿见过？记忆开始搜索起来，一时想不起来……渐渐地，在那双眼睛中，他又看到了几十年萦绕在脑海中永不逝去的图画，一片血红的夕阳，象圆球一样附在天际边缘，慢慢地朝下沉……

那夕阳是从范青外婆的眼中慢慢地扩大，扩大，直朝他逼近……川田先生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急忙闭上眼睛，身体微微地颤抖起来……

“川田先生，你怎么啦？”范青慌忙从被窝里爬起来。

“不要紧，是老毛病，他想起过去，有时就要犯。”芳子从随身带的皮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这是专门配制的特效药。只要吃上一颗，此症就会消失，而恢复平静。但是此药不能多吃，它强烈刺激中枢神经。尤如一台电脑，操作失灵，又不能按照指定的命令使它停下来，只好按强制开关，运转的记忆装置猛地“咔嚓”停下，时间常了，使软件损伤很大。

所以，医生强调：千万不能让川田过度疲劳和回忆往

事。芳子将川田以前穿过的旧军装和许多战争中拍的照片都藏了起来。

奇怪？为何看到一张不认识的照片竟会引起老毛病复发？也许看到中国的老人，又想起了战争年代？芳子小姐觉得好奇，她急忙扶起川田。

她关照范青说：“等一会医生会来的；我们先走了，对不起，明天我还来看你的。”

“不用了，我明天就好了，川田先生要紧吗？”范青坐了起来说。“不要紧，快躺下吧，小心着凉。”芳子小姐说。

川田被芳子扶进了车，轿车飞速地开走了，小街又平静了。

躺在屋里的范青再也睡不着了，她拿着那束插在刷牙杯里的玫瑰花，一滴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想起了临出国时，外婆曾语重心长的地对她说“外婆不希望你去日本，为什么现在的人都要到日本去呢？过去日本人打我们中国，死了那么多人……记住：日本人没有一个人好人。你一定要小心，尤其要小心日本男人！”

范青从小跟着外婆身边长大，是个听话的女孩。虽说是妙龄少女，男同学不太敢接近她，追求她的小伙子说：“看到范青的外婆，有些敬畏，总觉得有些秘密会被发现。”范青的外公是附近有名的老中医，同学都说她外婆从小泡在中药房里，就像一帖中药，虽然治病，可谁也不愿意多吃这玩意。

范青的父母是六十年代支援内地建设的知识分子，在西安市建筑设计研究所工作，父母是工程师。由于内地生活艰

苦，范青从小跟着外婆，住在上海。所以，人们都说范青的性格也像外婆。因而，范青出国前也没有一个男朋友，外婆看得太紧，可要出国了，又能怎样呢？

外婆每封信中都嘱咐范青要好好学习，毕业后马上回上海，不要听男人的花言巧语，要警觉。这些“警世通言”，范青听腻了。何况，好的日本人也有，刚才那位川田先生不就是吗？

他每天给小费，总是那么慈祥的看着她，从不说一句过份的话；他是个有身份的上流人物。店长也常说川田先生为人慷慨，是一个善良可敬的老人。

今天，范青没想到川田和芳子会亲临寒舍，她的心久久不平静。她看了一下这间零乱的房间，心想：早知道该收拾一下，叫他们看了多不好。范青想写信和外婆讲，可是，外婆一定会不放心，让日本人来房间，不知她又会怎样想呢。

川田先生的身体一向很健康，最近还在练气功。为什么会一下子发病？不知道他现在好些了吗？范青为川田先生的病而担忧。

芳子小姐匆匆将川田先生扶上了车，原本想去公司看一下，有一项目能查阅全国邮电部门每天寄出多少信件的电器软件已设计完成。过几天将交付邮电综合情报部使用。

可是，川田先生的老毛病又犯了，这样一休就是几天，要耽误公司的事了。公司里一般的事由芳子来办理，她是公司的情报开发部部长。可是重大的事，一定要由川田来决定。

这批软件设计完了，BITT公司又要给他们一个更艰巨的

工程，这项工程是保密的。川田先生的公司在东京算得上首屈一指了。

十一年前，由芳子派出去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在美国一家电脑公司搞设计工作。这位工程师是个偷盗名手，他能在几天之内，将美国公司新编的电脑程序都解出来。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反馈到川田的公司。为此，在两年之内，川田公司总是能设计出符合市场需要的各种小型电脑实用软件。

因此，公司发了大财。可那位工程师被发现了，最后被报纸揭露出来，轰动了整个日本，成了日本工业史上的一件丑闻。这件事的策划者，是杉本芳子。她的精明、才华在东京的女杰中是屈指可数的。

芳子为公司的事尽心尽力，可今天川田却为一个不相识的异国姑娘耽误了公司大事。她不太满意，但也不能多说什么。她知道范青不是一个坏姑娘，像是中国出身门第较高、有修养的姑娘。每逢到日本人奉送礼品的节日时，她总要给芳子小姐送上一份礼物，有苏州的真丝睡衣、苏绣手帕，这些礼物倒也博得了芳子的欢心。

当然，她也必须还礼，还一份包装精美的巧克力或一盒香水，芳子对懂礼节懂人情的范青还比较满意。可是，川田先生对范青如此地关心，她有点不太高兴。当然，她绝不会流露在表面，免得川田先生不愉快。

芳子小姐出身贫寒，母亲是群馬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女，仅有几亩地，父亲杉本雄男是同村的一位壮实而憨厚的小伙子。

战争爆发后，乡里动员大家去满州国，那儿有肥沃的土